

时空终将吞噬你我

人的反应速度可真是快。

当我一耳光扇下来的时候，紫头发吓得抬起了手，可惜就算他的反应速度快，身体也跟不上。

结结实实的一耳光，狠狠扇在了他的脸上，打得他七荤八素。

我扯着他的头发，握紧了拳头，狠狠地往他脸上砸！

紫头发痛得大哭起来，大叫着说：「一条狗你至于吗！」

旁边的同伙吓得脸色苍白，根本不敢上来帮忙，只能对着道路大喊：「救命啊！有人发疯杀人了，救命啊！」

「砰！」

突然，有人将我狠狠地撞倒了。

我摔在田地上，扭头一看，才发现是苏清河赶上来了。

韩若雪开着车，在道路上破口大骂：「姐夫你他妈大傻逼吧！苏狗你快把姐夫扯走，再去把事情处理了，我没功夫在这儿耽搁，我送念之去医院要紧！」

她留下一句话，那车就飞速而出。

苏清河站在我身旁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鞋子和裤子上都是泥土，应该是下了车朝我飞奔而来的。

「陈识！你别把自己搭进去了！」

苏清河对我怒吼一声，而那紫头发的捂着头，坐在地上哭：

「你是想杀人吧你？我就弄条狗我至于吗！」

他的脸上有道口子，我抬手看了看自己的婚戒，应该就是戒指刮破了他的脸。

我爬起身，呢喃道：「没关系，过些年你妈就下去跟你团聚了。」

「你别再发疯了！」

苏清河用力推了我一把，再次将我推倒在地，随后他转过头，拿出了证件说：「我是警察，现在送你们两个去医院。」

他将那俩人扯起来，紫头发的还在哭哭啼啼，而苏清河全程都小心提防着我，他还与我说：「先看念之的情况，我知道你有多难受，但你这次真的过分了。」

「你真觉得我过分么？」

他沉默片刻，最后说：「我要是你，我也会像你那样做，我知道念之对你有多重要。可你要是我，你也会像我那样做，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就当为了我，冷静一下好吗？」

我喘着气，终于点点头。

苏清河不再让我开车，而是要我坐在副驾驶上，他没收了这俩人的弩，然后载着我们去了医院。

等到了医院，我心系念之的安危，在医院里来回踱步。

苏清河也担心那俩人的安危，在我身边来回踱步。

他嘟囔着说：「开车撞人，还下车打人，我现在只希望那人脸上的小口子构不成轻伤，我也希望他耳膜没给你打破，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！」

我问：「念之那边有消息了吗？」

「你先关心一下你自己的处境吧！」

「我再问一次，念之有消息了吗？」

苏清河深深叹了口气，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连忙接起电话：「喂？啊……好，好，我们找到机会就过去。」

他与我說：「念之救过来了。」

在这一刻，我那悬挂的心终于落了地，只觉得好累好累。

没事就好……它没事就好。

苏清河拉着我进了病房，医护人员正在给那紫头发消毒，他问：「有没有事？」

医生说：「这能有什么事？」

「我说他的耳膜，有没有穿孔之类的伤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苏清河松了口气：「那就好，医药费我们会负责……」

紫头发的死死看着我，他忽然说：「赔医药费不够。」

苏清河问：「你想怎么样？」

「我问过朋友了，他这是要被判刑的吧……」紫头发指着自已脸上被戒指刮破的小口子，说，「这事儿没三万解决不了，不然我就去告！」

我冷声道：「你还有脸告我是么？」

紫头发说：「我知道我偷狗我不对，但我都问过了！我偷的就是土狗，你那土狗能价值多少钱？还有我拿的是弩又不是枪，大不了把我抓去拘几天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要是不给钱，你就蹲监狱去吧！」

苏清河紧紧皱着眉头，他说：「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」

紫头发拿出了身份证，苏清河看了一会儿以后，他坐在了紫头发的身边，说：「赵宇轩是吧？我给你看过我的证件了，你知道我是警察，但我也是他朋友。这样吧，我就站在合法的角度，来帮你们调解一下。」

赵宇轩说：「你调解呗！反正我老早就知道我没什么事，我才去偷土狗的，我不怕！现在要怕的该是他！」

苏清河说：「对，那土狗的价值确实不高，前提是你只偷了这一次。我看你工具齐全，似乎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正好我最近手上没案子有的是时间，而且我朋友也多，如果我使劲地查，发现你还偷过其他几次，你猜怎么的？」

这赵宇轩顿时愣住了。

「犯罪人多次盗窃，累积金额较大，而且盗窃多次的行为证明其主观恶劣，到时候可不就只是行政处罚，还会有刑事处罚。」

赵宇轩说：「你在威胁恐吓我！」

苏清河摇了摇头：「我没有威胁你，是你先跟我聊法律，那我也跟你聊法律。如果你真只偷过这一次，那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可你记清楚了，我会拼尽全力去查，用尽我的一切办法，无论你偷过多少次，我都会查出来。还有，你如果进了农村院子偷狗，还可以按入户盗窃去算。我这究竟是不是威胁，只取决于你有没有做过这些勾当。」

这一下，赵宇轩立即说不出话了。

「你没有工作是吧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所以你在混日子是吧？那我还会跟朋友打声招呼，让他们重点关注一下你，看看你有没有做过其他违法的事情。你看，我所说的这些话，对于一个守法的人来说，那就是一段闲聊。你

如果把这个定为威胁恐吓，那只怕让人笑掉大牙。在你看来，你觉得你能干净到不怕我查吗？」

赵宇轩咬牙切齿地说：「我现在是受害人，不管我做过什么事，又没人报警说我害他，你凭什么查我？」

苏清河平淡道：「我没查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可能跟某个案子有关系，就顺便调查一下。但在调查的过程中，要是让我发现你有一些犯罪记录，我就顺便告诉民警朋友，请问这违法了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生活中没有犯其他的法，我今天说的就只是闲聊而已。」

那赵宇轩低着头一言不发，旁边的绿头发忍不住戳了戳他的胳膊，让他不要再争执了。

苏清河冰冷道：「现在你可以做伤情鉴定，结果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选择报警让警方立案侦查，到时候他难逃责任。等到了那一步，你的话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轻伤属于刑事案件，他积极赔偿也最多只能取得受害人谅解，减轻对他的处罚。或者也能选择他给你垫医药费，再给你五百块钱，你不报警直接私了，有没有问题？」

赵宇轩终于说：「没有问题。」

「那我现在带他去取钱，然后你们签个协议。」

苏清河扯着我去了医院楼下的 ATM 机，在我取钱的时候，他还是气不过，突然在我的胳膊上砸了一拳，怒骂着说：「王八

蛋！他要是决定报警立案，老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给你送两包烟！」

我说：「我不在乎，如果念之死了，那他也不能活着坐在那消毒，哪怕是你拦着也不行。再说了，你总是太紧张，那一个小口子而已，你非要害怕是轻伤标准，也许鉴定出来是轻微伤呢？」

「陈识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……」苏清河说，「我讨论的不是那小子到底受了什么标准的伤，而是你的行为！你到底明不明白好好活着是多么宝贵？下次要是再有这样的情况，我可真就对你失望透了！」

我拿了现金，冷冷地说：「是你没搞清楚状况，他用弩射我的狗，现在反倒是我要给他钱。」

「如果你没追他，我能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！我能让朋友查他到底偷过多少东西，做过多少坏事，一切都合理合法，直接让他进监狱蹲着！你没看出来吗？那小子明显屁股不干净，他是怕人查的，只是没人告他才不处理。现在就因为你的冲动，导致你有把柄被抓着，我才没法帮念之出这口恶气！」

我问：「行了行了，你到底要和我争执多少次你才满意？你从小就是这样，总是烦得要命，所以读书的时候才会有同学偷偷叫你苏狗。」

「苏狗这外号是你给我起的！就因为你开创的先例，若雪才会叫了我那么多年外号！我简直恨不能动手打你！」

「你又打不过我。」

苏清河终于气得无话可说，我们回到病房里，写好了协议书。

医药费 160 块钱，私了费被苏清河从三万砍到了五百块，共计六百六十块。

我拿着七张百元大钞，对赵宇轩说：「看见了么？这是赔给你的钱，四十块钱不用找了，因为你们的爹妈生下这样的种，简直丢光了他们的脸面。大街上的玩具面具九块九一个，拿去买四个吧，过年回家给你们爹妈带上，免得他们没脸见人。」

我把钱拍在了赵宇轩的脸上，他紧握着拳头，满是恨意地看着我。

而我轻蔑地用手拍了拍他的脸，苏清河担心我又惹事，连忙拿了协议书，再次把我扯了出来。

上车后，他还是一直在责备我又惹事，我虽然知道他每次都是为了我好，可他真的很唠叨。

开着开着，车子的引擎声音有点奇怪，苏清河把车靠边停下检查，嘟哝说：「你的车好像有问题，就是因为你非要往田里撞，等会儿我还要回那村里去。」

「回去干什么？」

「回去等着农田的主人过来啊！那地里都是菜，给你的车压成什么样了？我要给人家道歉赔钱，还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车是不是坏了，所以说你脾气真的太火爆……」

我说：「你叽歪够了没有？我觉得我今天挺糟心的，一件好事都没发生，你少像个老妈子一样唠叨好不好？别这么幼稚。」

「我幼稚？今天一直是我在帮你擦屁股，现在你说我幼稚？你心情很糟我理解，可我也很糟心啊！我还要为了你忍着脾气搞这搞那的！」

「得，就当都是我的错，让我清净会儿好吗？」

我看见附近有地铁站，索性直接下了车，与他说：「不想听你碎碎念了，你帮我车送去修，我坐地铁去看念之。」

苏清河气得大骂：「陈识！我迟早揍你这孙子！」

「别傻了，你又打不过我。」

我进了地铁站，远离苏清河后，总算觉得清净了不少。

我也理解他都是为了我好，但人在心情难受的时候，真的不想听别人讲道理。

道理谁都懂，朋友之间其实哄哄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争个是非对错呢？

我进了地铁，不多久功夫，地铁就开始广播：「前方到站，圆明北路。」

圆明北路？

唔，是报社的那条路。

我正在想着，地铁门就打开了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地铁。

是陈小九。

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儿遇见她，记得她嘱咐过，绝对不能去接近她。

于是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只是偶尔看她一眼，而她都看着窗外，没有注意到我。

忽然，一个人影凑近了陈小九，让我紧紧皱起了眉头。

又是他？

上次那个猥亵陈小九的中年男人，今天又一次站在她的身后，时不时用手背在陈小九的身上磨蹭。

我紧紧皱起了眉头，为什么他们两个还会在这相遇？难道这中年男人在蹲陈小九不成？

她下一站应该就会下车了。

我死死看着那中年男人，可当地铁到站，我却愣住了。

因为陈小九并没有下车，她只是浑身发抖，在默默忍受着中年男人的行为。

莫非……

莫非这中年男人经常纠缠她，而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吗？

是不是因为她上次见到了我，不愿意在我面前表现得不堪，所以才匆匆下车？

我忽然想，虽然陈小九让我千万别去接近她，但如果只是报警抓个痴汉，那应该没问题吧？

于是我拿出手机，拍下了中年男人猥亵陈小九的视频，通过微信发给了苏清河，打字和他说：「不跟你吵了，地铁 6 号线，尾部车厢，目前刚从圆明北路到圆明西路，跟你朋友说一声，安排一下？」

那边很快就发来了回应：「马上安排。」

苏清河的速度很快，他应该是通知了地铁公安的朋友，才短短几分钟的功夫，当地铁下次到站的时候，就有警察走了进来。

警察估计是看过我给苏清河拍的视频，他们马上认出了陈小九和那中年男人，直接说：「你们出来一下。」

那中年男人问：「为什么要出来？」

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马上出来！」

中年男人顿时怂了，只好乖乖地跟他们一起出了地铁。

我松了口气，总算是帮她解决了一件麻烦事。正好我下一站就到了，能在我下站前看到警察抓那中年男人，对我而言也是一件开心事。

地铁随之行驶起来，我的心情变好了许多。

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，手机却忽然响了。

我拿起手机，却见上面的备注是女人二字。我不由得想是涂莹莹吗？可她已经跟我交换了私人号码，应该不会再用公号打来才对。

接起电话，那边突然传来了陈小九的哭声：「你做了什么！你到底又做了什么！一切都要被改变了！」

什么？

我楞了一下，不明白陈小九在说啥，而就在这时，地铁忽然变得昏暗，我抬头一看，眼前的那些乘客竟然全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闪而过的冰冷房屋。

我再低头一看，身上的衣服竟是变成了犯人才穿的囚衣！

这画面仅仅只是一闪而过，我又重新出现在地铁上，电话那头的陈小九在哭，我正好到站了，急匆匆往外走着说：「怎么回事？又有什么被改变了？」

地铁门打开，外边的人都往里头挤。

我被一个人挤着了，下意识看了对方一眼，却看见了一条粗壮的胳膊，上边纹着一个「孝」字。

刹那间，我的心猛烈颤动！

怎么可能……

我呆呆地抬头一看，却见是早已被我亲手弄死的刘东凯进了地铁。

他为什么还活着！

「救命……我在消失……」电话那头的陈小九在不断哭泣，
「快救救我，我脑子里好多可怕的记忆在出现！我在消失！」

我总觉得自己好像闯了祸，没来由感到心慌。

本来死去的人，忽然死而复生。

本来活着的人，却说自己在消失。

「你不要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「有人在打我……好痛……我的记忆里有人在打我，我身上好多血……我的身体在出现伤痕，流了好多血，可我的身体同时还在透明，我记得我死了……在一个月前我就死了！」

怎么会！

我连忙问：「是谁打你？是谁杀你？」

「我继父……救命，要来不及了！我不想死……求求你，我不想死！」

「他在一个月前杀了你？你继父为什么杀你！」

「我的记忆在不停地变……他总是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一直忍着不敢和妈妈说，因为都是靠他挣钱给我买药。记忆变了，我发现他被抓了，有一次在地铁上被抓的……从那以后妈妈总和他吵架闹离婚……他杀了妈妈！」

我又觉得脑袋轰隆一下！

那个中年痴汉，竟是陈小九的继父！？

「他入狱了……出来以后找了我……他说他一无所有了，要我回到他身边生活，我没同意……好痛……我好痛啊……」

陈小九在呼救，而我的脑袋也是开始剧痛无比！

在我大脑里，我的记忆也在改变！

范正豪死了……我没有接到神秘来电，我被苏清河亲手戴上了手铐……

我看见他在流泪，我看见他绝望地在对我嘶吼……

画面开始不断变化，我出现在法庭里，我接受了审判，锒铛入狱。

记忆断断续续，时间开始吞噬我和陈小九两人的命运！

她的惨叫，把我从疼痛的记忆中拉回到现实：「哥哥，我不想死！救救我，小九好痛……救救我！」

我忍着痛，往地铁口外奔跑。

「不会让你有事的……」我咬牙道，「哪怕是死神抓住了你的脚，老子也要把你扯回来！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